



新儿歌也称新童谣,每年创作量不下数万首,有的儿歌作者更是批量生产,可这些儿歌很少有能够广泛流传的,即使谱成曲也难以传唱开来。新儿歌为什么这样缺乏生命力,值得每一个儿歌作者认真思考和研究。与此不同的是,传统童谣世代口耳相传,历久不衰。即使在今天,许多传统童谣仍在孩子中间广泛传唱。诗人张继楼曾十分感慨地说:“我从事儿童文学40多年,出版了11本儿歌集。但愿有三五首能像传统童谣一样,代代相传,我就心满意足了。”一生创作新儿歌,只把目标定在三五首,可见新儿歌创作难度之高。诗人金波对传统童谣十分重视。他亲自搜集整理了十大本传统童谣,并认为它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这些童谣经过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一代代人润色加工,日臻完美,已经变成不可小觑的经典。金波认为:“这些传统童谣对于我们新童谣创作具有极强的借鉴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想创作新儿歌,必须熟知并学习我们这些优秀的民间传统童谣。”那么,今天的新儿歌应该向传统童谣学习些什么?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今天的儿歌作者学习和借鉴。

一是学习传统童谣的儿童观。传统童谣的一大功能就是让孩子感到快乐。古代文论中称童谣为“天地之妙文”。妙在何处?妙在没有训诫、没有说教,还孩子一个快乐的心态。古代对童谣有一种解释,认为“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三国志·吴书·陆凯传》)。与“天心”说相关的解释,还有一种“天籁”说。认为“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古谣谚》序)。“天心”说也好,“天籁”说也好,都体现了童谣的自然本色。还有一种解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公认,那便是“童,童子,徒歌曰谣”。又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这一解释,更贴近童谣的本质。古代以“开心快乐”为宗旨的童谣,同时也发现了儿童的“天性”,并在这样的

基础上构成了传统童谣的儿童观。简单来说,就是回归儿童成长的天性,即回归儿童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天性,重视好奇心、直觉、想象力和儿童爱玩的天性。在这一儿童观的影响下,新儿歌创作将会得到发展和繁荣。我们来看金波的《桃花岭,杏花谷》:

桃花岭,杏花谷,/花果山的孩子爱种树;/隔三步,/种桃树;/隔两步,/种杏树;/家院里种葡萄,/翡翠帘子遮窗户。/春风吹,/花瓣舞,/夏天晒,/阴凉铺,/花果山的孩子千千万,/个个都在花丛里住。

这首儿歌写的是种树,种桃树、杏树、葡萄树的同时,也种出了一个春天和夏天的新环境,种出了一片新花丛,供千千万万的孩子住在里面。这首儿歌,写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人造自然到走进自然、融入自然。这是一种儿童天性的回归。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岁月里,人与自然的联系十分紧密。孩子小时候的许多游戏,都是在与大自然的拥抱中完成的。当人类进入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与自然却日渐脱离。孩子也不再去玩那些野外的游戏,而是在电子游戏虚拟的幻想世界里沉迷。学习传统童谣的儿童观,不仅能够让孩子回归自然,同自然融为一体,而且对人类拓展生存空间,回归自然的生命本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学习传统童谣意象化的表达方式。中国诗歌在形式上由四言到五言、七言,在技巧上由浅白到隐喻、由直达到折射、由写实到象征,是中国诗歌不断演进深化的必然趋势。要说最大的进展,还是诗歌由平铺直叙到意象的呈现。何为意象?世上万物皆为“象”,赋象以“意”,便成为意象。它是诗人把情感渗入事物之中,再通过鲜活而生动的景象表现出来。它是情与景的融合,是简洁而生动的语言,表达丰富而深刻的含意。新儿歌是现代诗的一个门类,自然也不例外。好的新儿歌作者会不断学

习传统童谣中熔铸意象的方法,他们都有一套经营意象的才识和功力。我们来看李少白的《鸡蛋》:

鸡蛋白,/鸡蛋黄;/白云抱个/小太阳。鸡蛋为“象”,诗人赋予它“白云抱个/小太阳”之意,便成为一个意象。有了意象这一表达方式,儿歌便有了意境,有了内涵。新儿歌的意象化表达,不仅是其创作获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其广为流传的关键所在。

再来看薛卫民的《云朵养水滴》:

云呀云,/我问你,/你为什么不下雨?/云朵说:/别着急,/我在天上养水滴,/等到水滴养大了,/噼哩啪啦就下了。

云为“象”,“养水滴”则赋“象”以“意”。整首儿歌立象以尽意。儿歌虽小,却深藏意境于其中。有意境者,新儿歌则有味。有味的作品则耐咀嚼回味,达到常读常新之效果。

三是学习传统童谣的游戏精神。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婴幼儿阶段最主要的活动是游戏。在传统童谣中,游戏童谣占了很大的比重。从妈妈把着婴儿的手指玩《斗虫虫》,到幼儿自己玩的《讨小狗》,都是游戏童谣。游戏童谣有益于儿童增长知识、训练语言、增进身心健康,在儿童成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游戏童谣又可分为一人玩、两人玩和多人玩几种。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传媒进入孩子的视野,过去玩的一些游戏已逐渐消失,许多传统的游戏童谣也已失传。在今天,不少新儿歌作者也创作了许多游戏儿歌,我们来看朱庆坪的《挠痒痒》:

挠挠手心窝,/笑出小酒窝;/挠挠胳膊窝,/笑得背儿驼;/挠挠脚心窝,/笑得没法躲。

这首小儿歌,写得特别有趣。孩子可以一边唱,一边和大人玩;也可以孩子和孩子玩。在玩的过程中,孩子们从微笑到笑得驼背,再到边笑边躲,玩出了开心,玩出了快乐。

我们再来看谢采霞的《开金门》:

矿山金来矿山银,/矿山千年不开门。/金门银门高又高,/层层石锁锁门腰。/噹噹噹噹请你开,/不开不开就不开。/铁棍撬,也不开。/钢镐挖,还不开。/工人叔叔进山来,/大钻机,摆一排。/突突呜呜响起来,/噼哩啪啦金门开。

这首游戏儿歌,很显然吸收了传统童谣《开锁歌》的表现手法,把开山采矿比作开金门,既形象又生动,又易于孩子理解。孩子们一边唱,一边做动作,达到引发、助兴、增趣的效果。

四是学习传统童谣和谐的韵律。诗和小说、散文的区别在于它的音乐性。诗的音乐性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诗的外在音乐性,又称为外节奏或外韵,指诗歌的段式(即视觉化)与韵式(即听觉化)。另一种是诗的内在音乐性,又称内节奏或内韵。节奏是语言和情绪呈现规律的起伏和变化。外节奏是外在的语音的节奏,内节奏是内在的情绪、心理的节奏。对于现代诗来说,可以没有外节奏,但绝对不能没有内节奏。戴望舒认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诗是表达情感的艺术,最重要的是表现情绪的变化。诗的外节奏是为其内节奏服务的,只有这样,它才能体现自身的艺术价值。童谣是内外节奏都具备的一种艺术,即双韵艺术。童谣的服务对象是3岁至8岁的小孩子,孩子年龄小,喜欢朗朗上口的双韵艺术,同时也便于口耳相传。新儿歌也要学习传统童谣的双韵艺术。我们来看樊家信的《孙悟空打妖怪》:

唐僧骑马咚那个咚,/后面跟着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着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箩,/后面来了老妖婆。/老妖婆,真正坏,/骗过唐僧和八戒。/唐僧八戒真糊涂,/是人是妖分不出。/分不出,上了当,/多亏孙悟空眼睛亮。/眼睛亮,冒金光,/高高举起金箍棒。/金

箍棒,有力量,/妖魔鬼怪消灭光。

这首新儿歌,既有外韵又有内韵,很容易抵达唱者的心灵。好的儿歌,往往是外在音乐性和内在音乐性的统一。孩子不仅用耳捕捉诗语的音乐性,也可以用心捕捉诗情的音乐性,易记易背,便于广泛传播。

五是学习传统童谣的语言和修辞手法。传统童谣的语言十分丰富,多采用孩子们常用的口语浅语写来,意到口随,孩子易理解、易接受。从内容上又可分为知识、生活、季节、趣味、谜语、数数、绕口、连锁、问答、游戏等十余种。在句式节奏方面有两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多言等。在修辞手法上,有拟人、夸张、反复、设问、排比、比喻、顶针、重叠复沓等多种修辞手法。我们创作新儿歌,要从这些传统童谣中汲取养分,学习它们的用语、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法,使新儿歌呈现题材的丰富性和技巧的多样性。我们来看刘丙钧的串烧儿歌《东拉西扯吹吹牛》:

瘦瘦的猴,/胖胖的猪,/歪歪的儿歌随口出。/胖胖的猪,/瘦瘦的猴,/东拉西扯吹吹牛。/天上的星,/地上的灯,/菜园里拔出几棵葱。/桃树的桃,/杏树的杏,/大嘴巴青蛙池塘里蹦。/小老鼠吼,/大老虎抖,/小老鼠赶着大老虎走。

这首串烧新儿歌,通过东拉西扯吹牛的方式,把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串在一起,达到了揶揄、诙谐、幽默的效果。儿歌带给孩子的审美愉悦,会使孩子忍俊不禁。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外,传统童谣还有许多地方值得今天的儿歌作者学习。学习是为了传承,而最好的传承是创新。我衷心期望新儿歌作者在传承传统童谣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新儿歌,使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新儿歌的传唱中获得童年的欢乐趣味。

(作者系儿童诗诗人)



萧 袁

把故事嵌进“历史”的缝隙中

陈智富:萧袁老师,祝贺您的最新长篇童话《解忧公主和翼马》在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在保持您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有创新,给读者带来欢乐与沉思。请您谈谈创作缘起。

萧 袁:20年前,我到过敦煌,回来后创作了童话《驿马》,后来改写成图画书。2024年,我第三次来到敦煌,遇到了汉简中的“解忧公主”和壁画里的“翼马”。我想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有了《解忧公主和翼马》。我想在历史和幻想中寻找平衡。历史上的解忧公主是真实的,可我写的解忧公主是童话的,是幻想的。19岁时远嫁乌孙的解忧公主,小时候“一片空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这给了我极大的幻想空间。我可以天马行空,但又不能乱写,得把故事嵌进历史的缝隙中,虽是幻想的,仍要看起来像真的一样。

陈智富:《解忧公主和翼马》在题材、内容、叙事等方面有哪些独特性?

萧 袁:首先是题材的独特性。解忧公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翼马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想创造出一个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中国公主”的童话形象。

其次是文本的独特性。我想写一个长篇小说,它是“一个故事”。文本的独特性也体现在语言上,我希望我写的童话“很萧袁”。

第三是叙事的独特性。我的童话是写给现在的小朋友看的。所以在叙事上,我要尽可能地口语化、生活化、生活化的叙事体现了我的童话观:童话生活化、生活童话化。什么是“生活化的叙事”呢?就是在幻想的大背景下,尽可能地贴近我们的生活。童话很迷人,童话创作充满“无限可能性”。现代“中国式童话”需要有创造力的作家倾尽全力进行探索、实验。我的作品正是这种探索、实验的结果,成果如何交给读者和时间来检验。

“我想证明自己有写作的天赋”

陈智富:从您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与西方经典文学的影子。您有哪些阅读经验可以分享?

## ■ 访 谈

# 探索“中国式童话”的无限可能

□ 萧 袁 陈智富



萧 袁:我的外号是“书虫爸爸”,我也特别享受阅读的快乐。在群星闪耀的西方文豪中,我对卡夫卡和卡尔维诺非常崇拜。卡夫卡的《骑煤桶的人》、卡尔维诺的《高速公路上的森林》等作品,我都当作童话来读。卡尔维诺的《百无一用》,讲到的“轻与重”,表面上看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故事,仔细一看却发现里面隐藏着“微言大义”。好作品值得反复阅读。另外,鲁迅、施蛰存、汪曾祺、孙幼军、葛翠琳等中国现当代作家在“故事新编”方面也卓有建树,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经典作品中吸取养料,创作出新小说、新童话。现在,我也这么做了,《典籍里的中国童话》就是第一阶段的作品。

陈智富:您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受到哪些老师的影响?您早期的创作情况是怎样的?

萧 袁:我的文学启蒙人,有夏元明、汤锐、周锐、曹文轩等老师。写作初期,我经常给他们写信求教,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回信鼓励。为了写作,我一直在“放弃”。我16岁上师范学校,当过校园文学社的社长。19岁毕业,当了7年老师。后来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然后调到县文联。我的写作初心就是想证明自己有写作的天赋。

我的第一篇童话作品发表在上海的《童话报》。后来也曾写过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慢慢地,我放弃了其他体裁的写作,主要写童话。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儿童诗,重在表现童趣与奇思妙想。有读者来信建议我写点校园小说,因此,1995年,我开始写校园荒诞小说《好好玩学校》系列。这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校园小说,只是故事发生在校园里,有变形、夸张手法的运用。

2001年,我在敦煌产生灵感,想写一个追寻梦想的故事,但不知道如何动笔。2004年,我给一家杂志写一个知识专栏。我了解到,大家都说楼兰是斯文·赫定发现的,但斯文·赫定找当地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借了一匹马。我想,或许楼兰应该算是这匹马发现的。于是,有了我的第一本图画书《驿马》:“清扬是一匹驿马,爸爸妈妈生活在楼兰,在那里相亲相爱,后来生下了他。”童话的魅力就在这里,以马的故事体会人的无奈、怀有梦想,不断追寻。我曾当过老师,好多老师每年都会写总结,一届一届的学生,就像驿马一样,不断

追寻梦想。不同职业者都能从驿马的追寻中找到呼应,也能在各自的人生经历中找到共鸣。童话、民间故事,看起来是虚构的、荒诞的、不可能的,但是留给我们的感动、哲思是永恒的,传达的情感是真实的。这是凌空的映射,好的童话都应该 是多义的。

后来,在大量作家倾心投入图画书创作的时候,我又转向了桥梁书的写作。从“亲子共读”到“自主阅读”有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阶段,我们儿童文学作家要为此搭建一座“阅读的桥梁”,培养孩童的阅读兴趣。我创作的《书虫的故事》《快乐小书虫》《书虫爸爸桥梁书》《文字王国历险记》等,都是幼儿园大班和小学低年级学生可以看的桥梁书。之后,我才潜心开始为孩子们创作童话。

## 要找怎么和儿童结合起来的点来讲故事

陈智富:我读过您的很多作品,其中《住在先生小姐城》独特的构思、俏皮的语言、大胆 的想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似乎总是喜欢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进行“出其不意”的尝试与突破。

萧 袁: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我一直想着“突破和创新”。比方说,童话形象的塑造能不能“突破”原有的小猫小狗的形象?能不能尝试用概念、物体、数学符号、词语、标点符号等来写童话?后来,我开始写数字“1先生”。慢慢地,越写越多,数字、字母、符号、图形、词语、物品等别人没怎么写过的东西,我都拿来写童话。我把这些“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童话人物,集中到一个幻想的城市即“先生小姐城”。我写这类童话,放飞自己的幻想,创造了一个世界,希望自己写得快乐,也能让孩子们读得快乐。《住在先生小姐城》出版后获得很多人的认可,也给了我在童话创作上持续探索与创新的信心。

陈智富:过去十多年,您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做出了成功且有益的探索,创作出版了《童话山海经》《童话庄子》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创作经验。

萧 袁: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的成功经验,融会贯通,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不断探索、

建构、创造出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童话”。我的故事是从童心生发的,我要找怎么和儿童结合起来的点来讲故事。《童话山海经》并没有一条完整的、集中的线索,而是不同时期断断续续写的。这是我短篇童话写作的“实验产品”,包含了我所理解的当下“中国式童话”的样本。

童话是叙事的艺术,我最先想到的是叙事形式的创新,也可以说是文体的创新。好的作家都是优秀的文体家。比方说,《童话山海经》里有一篇《食火兽》。我采用对话的形式来展开叙事,就像现在流行的“脱口秀”、对口相声似的。通过对话,读者在头脑中“拼凑”出“我表哥”和“食火兽”的故事。这样的写法逼着读者去思考,在脑子里自己形成人物的完整形象。也就是说,阅读需要读者参与其中。这种交互性也是现代中国式童话的显著特质之一。叙事上的创新还有许多。我对写作的形式、故事的讲法、文字的张力等的探索与创新,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我相信纸质书的阅读,其实是优质的思维训练以及中国语言文字的审美熏陶。

我后来写《童话庄子》,想改变思路,重新出发,重点在故事结构、人物塑造、发挥想象力等方面有所突破,写一个既独立成篇又相互交织的长篇童话。我想写一个有童心的庄子,更想创造几个当代少年儿童的鲜活形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来自于心灵和思想的自由。我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当下中国少年儿童的实际生活,写出个性、有特色,“很萧袁”的中国式童话。真正的写作就是不断地突破,超越自己。写作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说不定,我的“探索与创新”也可以激发将来的写作者。

陈智富:当前,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汲取养分的动画电影比较热门,《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闹海》《聊斋:兰若寺》等颇受年轻读者追捧。您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有怎样的期待?

萧 袁:很早以前,我应邀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写了《三个和尚》《老小阿凡提》等动画片剧本,但当时因为资金等问题没有拍成,很是遗憾。我总觉得,儿童文学界和影视界有些隔膜,两者之间还没有打通。影视界对科技特效的应用非常成熟,但是缺少好故事。好故事从哪里找?我想,从优秀的、当下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里找,应

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渠道。我期待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被“影视化”,被广大小读者们看到。

## 要相信生活,相信童话

陈智富:儿童文学作家如何保持不老的童心?如何把这些生活素材提炼成为文学经验?

萧 袁:有童心,就会有创造力。童心是儿童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子里受束缚的东西可能越来越多,所以要打破一切束缚童心的障碍,回到写作无拘无束、无所顾忌的状态。想要保持不老的童心,就要经常排除杂念,回到一念本真的初心状态,正如“拨云见日”。要做一个有心人,素材来自观察和记录,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也许当时不觉得多有意思,若干年后往回翻看时,可能就有点意思了;要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激活全身所有“触角”;要有一颗儿童的心,也要有一颗爱儿童的心。

经验的转化需要酝酿,就像酿酒一样,慢慢地,一个生活的素材自然就转化了,生活就会变成文学。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童话生活化、生活童话化”。我们要相信生活,相信童话。

陈智富:与成人文学相比,您觉得儿童文学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萧 袁:儿童文学相较于文学,多了“儿童”二字,就得考虑儿童的接受。儿童文学独特的品质,可能就在于体现了童心、童趣。童话写作的美,于复杂中显出单纯,文字简洁到极致,清浅通俗,留白,留有余味。我现在的写作正在不断地做减法,直面童心最直观、最纯粹的那一点,向包括新生儿在内的所有孩子学习,学习孩子怎么说,怎么观察、体验世界,学习他们的表达方式。以儿童为师,重返童年。

陈智富:您怎么理解有难度的童话写作?

萧 袁:有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作家,不能只寄希望于某个时段的走红流行,更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拥有恒久的价值。想要成为突然爆红的作家,难度很大;想要成为拥有流芳百世作品的作家,难度更大。当一个伟大作家是要有高标准的,不是跟同时代作家比,而是跟自己比,也跟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比,你的写作到底有哪些突破性创新是别人不具有的。

包括童话在内的儿童文学写作是有难度的。写作的难度永远没有办法穷尽。卡夫卡临死前跟朋友说,把自己作品全部烧掉,是因为他还在纠结有没有更好的表现方式。因此,一个作品好不好,不是作家能判断的,需要读者评价,需要时间沉淀。所以好作家也要“学习做人、学习立志、学习创造”。

陈智富:请您谈谈下一步的创作计划。

萧 袁:我计划写一系列跟中国古代典籍有关的童话故事,在《童话山海经》《童话庄子》《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的基础上,开辟更多的空间。我会继续写作并不断完善自己创造的 书虫爸爸、波波熊、青蛙与小鱼等童话形象。我想探索童话的现代化,写出有特色、有品位、有文化内涵的童话。中国童话有哪些特质?中国童话的独特性在哪里?什么叫中国式童话?怎么让儿童文学体现“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中国风?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等待我探索、解答。我想,优秀的童话、独特的“中国故事”讲法,更应该超越国境,超越民族,超越时代,慢慢成为经典,为全人类所共有。

(萧袁系儿童文学作家,陈智富系武汉市文联签约评论家)